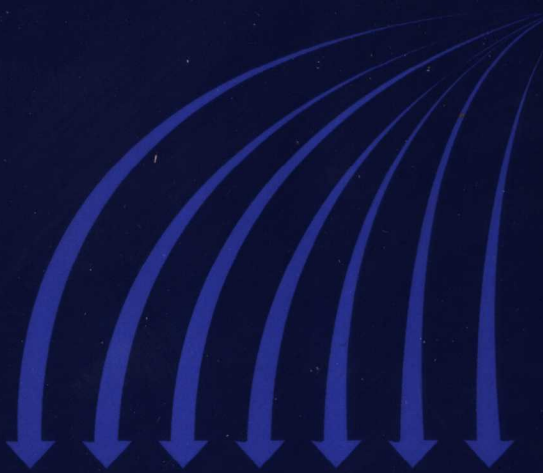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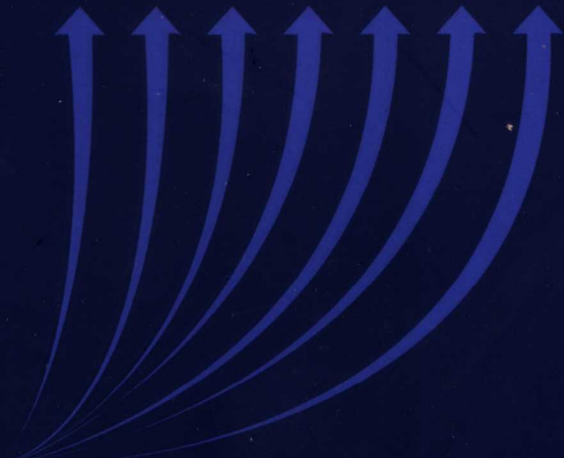




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 命题辞典

“XIFANGMAKESIZHUYI” MINGTI CIDIAN



東方出版社

“西方马克思主义” 命题辞典

陈学明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陈学明.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1
ISBN 7-5060-1839-X

I. 西… II. 陈…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904 号

“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

“XIFANGMAKESIZHUYI” MINGTI CIDIAN

陈学明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7.625

字数:482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5060-1839-X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编写说明

一、本书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总鸟瞰，题为《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看其当代意义》；后半部分则对本书所收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命题加以阐述。

二、本书共收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411个命题，对每一命题作500—1000字不等的说明。这些文字说明大致分为述评两个方面。所“述”的内容有：命题提出者的简历、命题的出处及提出的背景、命题的基本含义、命题在提出者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及所产生的影响。“评”的文字尽管不多，但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做出精当的分析。

三、411个命题按其内容分别归属于以下八个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科学学、经济学、美学、伦理学。必须指出，这样做是非常勉强的，因为许多命题很难说属于某一特定的学科。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个颇有争议的概念，究竟是哪些人物可以视为其代表人物，也众说纷纭。这里涉及的是学术界一致认同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他们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尔、阿多诺、本杰明、马尔库塞、弗洛姆、施密特、赖希、列斐伏尔、梅劳-庞蒂、萨特、高兹、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科莱蒂。而且对其中的一些人物并不包含其一生的著作，而只收集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的著作中的命题。

五、命题一部分直接取自于外文著作，但更多的是采撷于中文著

作,其中既有中国学者翻译的原著,也有中国学者撰写的学术专著。

六、这里收集的411个命题,仅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量命题中的一部分,挂一漏万是肯定的。特别遗憾的是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基于新的形势所提出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命题都没有采录进来。如果今后有机会修订,一定弥补。

七、本书附有两个目录索引:一是根据命题提出者名字按西文字母排列;二是根据命题首字按汉语拼音排列。

命题鸟瞰

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看其当代意义

人们注意到,苏东剧变后,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世界,正当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边缘化之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日益变成话语的中心。

在冷战的一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毁于一旦,而冷战的另一极——美国踌躇满志地推行霸权主义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人们特别倾心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充分理由的。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的历史过程,特别是经历了上世纪末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巨变后,步入了21世纪的人类回过头来一看,尽管有那么显赫、那么多的人在诋毁马克思主义,但在光怪陆离的各种思潮中,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出的真理光芒耀人,而在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人们终于认识到了一度被包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世人漠然处之,甚至视如敝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所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长达80多年的时间中,提出了许多命题和名句。这些命题和名句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它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其思想高度提炼的产物,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令人难以忘怀。这里,让我们把这些命题和名句集合在一起,通

过对它们的剖析,审视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和现实意义。

—

“西方马克思主义”留给21世纪人类的最大的遗产莫过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21世纪的人类究竟如何生活,这与人类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路向直接相关。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生活是一种活法,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则是另一种活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长期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学者,这些在芸芸众生中拥有智慧头脑的人,根据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领悟和对当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察,反复告诉人们的是,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人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开创新生活。

一讲到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认识,人们马上会想到萨特的名言:“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哲学。”其实,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认识,贯穿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到20世纪末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无不把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主题。甚至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时转身走向马克思的西方思想大师,也和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向人们反复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德里达力排众议,铿锵有力地说道:我挑了一个好的时候向马克思致敬!他说基于自己的政治品德得出结论:“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将来,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詹姆逊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是不合逻辑的。”哈贝马斯郑重地向世人宣布: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告诫人们:“没有理由因为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而披着丧衣哭泣。”吉登斯也声称虽然不再时髦,但自己仍看重

马克思,他意味深长地告诫他的同道:“不要因为共产主义制度的消逝,而放弃推动其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

在长达 80 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世界屡屡失败,人们普遍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的背景下,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随着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被揭露,在全世界范畴内掀起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声浪的境遇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苏东的社会主义纷纷垮台,一些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急着倒戈,不少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行将销声匿迹的历史关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确实至当不易。更难得可贵的是,他们不仅仅反复阐述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的结论,更是着力于对这一观点作了深刻的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早先主要是从时代没有根本变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萨特就是如此。他指出,“只要产生和掌握一种哲学并受这种哲学指导的实践还有生命,那么这种哲学仍然是有效的,当它们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期还没有被超越时,它们是不可能被超越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表现的那些历史因素直到目前尚未被超越,从而现在企图超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是根本办不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到了后期,则远远超出了这一较为抽象的、简单化的论证,而是将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说明进一步具体化和引向深入。他们的以下几点说明特别引人入胜,给人以启迪:其一,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文化遗产必然对当今人类产生影响。他们认定,马克思的名字已和历史上的所有思想巨匠联在一起,他的思想已构成人类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影响着一切人,当今的人们不管承认与否,实际上都是马克思的文化遗产的享用者和继承者。跨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人们,要想绕开马克思,独立地行走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的存在决定了其不会过时。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象征,欲问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主要是看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矛盾,是否已成了人

间天堂。于是,他们成功地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露和批判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论证结合在一起,即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其三,当今世界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前进的路标。深受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之害的当代人都在反思在新的世纪里人类究竟应该如何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富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处于新世纪的人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活路标,即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作为生活的取向,更具体地说,他们要求以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最主要的就体现在这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上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论证是入情入理、言近旨远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意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可能谁也否定不了。问题在于,他们要高举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他们那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应该打上一个引号。人们对此颇有疑虑。但是,如果说在以前存疑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即到了经过20世纪末的那场大变革后的今天,还感到困惑的话则太不应该了。事实已清楚地表明,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追求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的过程中所提出的许多见解是真知灼见。他们的研究成果已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理论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倾向,它们分别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那里,已经被严重地扭曲。当年马克思曾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54 页)遗憾的是,他的一些继承人后来对他的这一批评竟然置若罔闻,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通过批评旧唯物主义而开辟的新的方向发展,而是沿袭了马克思加以批评的对象——旧唯物主义的路线。结果是正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歪曲成无视人的能动性的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之所以出现这种歪曲,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不但自己固守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还以这种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看不到马克思的哲学对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的超越,把马克思的哲学视为是同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一样的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的哲学。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们最早觉察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种以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的错误,他们早在 80 多年前就开始探讨马克思的哲学与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的界限,并努力把马克思超越近代哲学之处当作马克思在哲学上真正的创新点(主要是以社会化的人的现实生活为哲学的基础)而加以挖掘和弘扬。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实现了将马克思的哲学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理论家那里的“物质本体论”变为“实践本体论”、“人的历史存在本体论”的转向和回归。他们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把原先“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能动的方面”重新又还给了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理论家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批判以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必然性为主要内涵的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理论家的哲学立场,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想,构建以人的历史存在(即实践)为轴心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和本体论,而所有这一切具体地反映在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之中。如“马克思主义是实践一元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辩证法,而是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批判”、“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存在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不是主体哲学,也不是客体哲学,而是历史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用以反对唯心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存在’”、“马克思的自然观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自然—历史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只有一门惟一的、统一的关于作为总体的社会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要旨是不从动物出发去解释人,更不用说从物质出发去解释了”等。

实际上,当时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体论”的本性,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的何止于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的理论家,有许多人出于不同的理论或现实的需要,都汇集到这股洪流中来了。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在这股洪流中因为觉察最早、论述最系统,从而最引人注目罢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股洪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是反过了头,与此相应,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的特性也强调过分了。事物走向了反面,这些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理论家(特别是那些不是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论家)在把“能动的方面”还给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不幸被马克思言中,竟然“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了唯心主义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倾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相比,其历史要短整整三四十年。它是作为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倾向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属于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就认为自己是在马克思主义被唯心主义化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对特定的局势进行干预”,“尽管走的是一条孤独的道路”,但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一方面也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的理论家那样反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

理论家,即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独断论特征,另一方面则力图与片面地强调主体性原则,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引向唯心主义的思潮抗衡,通过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实证意义上的科学体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本性。他们中有的人(如科莱蒂)尽管也强调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历史主体”,但主要是从“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从“自由自觉的活动”方面来理解人的主体性;有的人(如阿尔都塞)则直接通过论证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无主体”的自然历史进程。他们的这些理论观点同样凝结在他们所提出的相关命题中,如“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结构因果观”、“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的伽利略主义’”、“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是‘黎明前的黑暗’”、“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经验科学”、“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知识打开了新大陆”、“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生产关系’概念中达到了顶点”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两种倾向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研究,从而他们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必须承认,他们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是深刻的,尽管显然这是一种片面的、互补性的深刻性。

说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贡献,还不能不提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们所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他们实际上所实施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以被当代人引为楷模。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其创始人卢卡奇开始,就被人称为“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早在他的被人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提出要具有“真正从内容上掌握对待现代迫切问题的立场”,因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现代”。自卢卡奇以来的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19世纪是古典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于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结论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他们主张,必须使马克思主义面对现实,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他们都竭力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态度反映在他们所提出的下述命题中:“当代马克思主义患有贫血症”、“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困难、矛盾和空白”、“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自发性有着一种基本的信任”、“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交给我们历史的钥匙,不如说是把历史重又还原为永恒的询问”、“马克思主义正统永远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让产生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出场”、“群众的感情对马克思主义说来永远是真实的”等。可以说,他们中许多人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而奋斗了终生。观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理论活动不难看出,注重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努力从现实生活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是其最鲜明的特点。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的时代的脉搏,也倾注了他们对时代命运的关心。他们用其特定的哲学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们从来没有回避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发出的挑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坚持促使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更值得肯定的是,他们与此同时,又持之以恒地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工具化的倾向,即反对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同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即使是同样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注重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但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是在认可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当然,这里所说的认可不是指把这些理论、观点当作绝对真理,不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无选择的接受。持有这种立场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主义,包含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由此构成的科学体系,强调这些理论、观点和这一科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们的认可首先是认可这些理论、观点的客观存在性。他们既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客观真理。这样,他们所致力于的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是在认真理解和领会这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确实认识到了其中的有些已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合时宜,从而加以相应的修正和发展,这样就在总体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持有这种立场的人必然会把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建立在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的基础之上。第二种是在根本否认有一个客观的、真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存在的前提下的所谓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持有这种立场的人片面地接受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的一些思想方法,认为任何思想主要是解释者、研究者的思想,他们把解释、研究对象相对主义化和虚无化。他们在解释、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同样将之虚无化,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客观真理出发,完全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是一种不包含有绝对真理微粒的纯粹相对正确的东西。这样,他们的所谓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堆可以任意处置的质料,按照自己的需要,糅捏出一个个“新马克思主义”来。在他们那里,所谓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想方设法“制造马克思主义”,而所谓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也无非是把他们所制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呈现于人们面前。显然,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属持有第一种立场的人。我们在他们那里所看到的,一方面是“推进马克思”,即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是“回归马克思”,即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确、全面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两个过程在他

们那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基本立场一直从卢卡奇、葛兰西延伸到苏东剧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苏东剧变后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提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的装饰品,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随便可以使用的工具,反对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他们在新的形势下痛定思痛,更鲜明地重申和强调了原有的立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富有原则又具科学性的立场,是他们留给当代人,特别是留给当今仍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思念的人的宝贵财富。

二

20 世纪的哲学,是在高举“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不断地“终结”、“治疗”、“消解”自身的历程中走过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 20 世纪的哲学思潮,它不可能游离于这种“终结”、“治疗”、“消解”哲学的时尚之外,实际上,它对哲学的探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彼岸世界”,不仅指“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而且包括一切造成人的自我异化的“超历史”的或“非人”的存在,也就是说,不仅指束缚人的独立性的“神圣形象”,而且包括束缚人的独立性的“非神圣形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诞生那日起,矢志不渝地从事的一件事就是把哲学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此岸世界”,拉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它所要“消解”、“终结”、“治疗”的既有表征“神圣形象”的近代以前的哲学,更有以理性主义、本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以“非神圣形象”出现的近代哲学。阿多诺所提出的“解除概念的魔力乃是哲学的解毒剂”的命题,较有代表性地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消除对一切“超历史”的形而上学概念的崇拜的立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哲学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拯救自身。梅劳-庞蒂就认为,哲学只有当它停留在抽象状态时才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离开哲学,而是

要揭开其秘密,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又说道,“哲学在掩盖现实的同时也反映着现实”,“哲学在作为孤立的东西被消灭的同时,实现了自己在现实中的存在”。正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能在现实中实现自身,所以哲学并不神秘,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掌握和运用哲学。于是阿尔都塞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每个人并不是本能的哲学家,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哲学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要把哲学拉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最鲜明地表现在他们关于“哲学就是人学”的基本思想中。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这一思想的最早的提出者和最系统的阐述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尽管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认为“哲学就是人学”这一点上基本一致。科学主义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认为,传统哲学是一种无根据的“关于精神的科学”,是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而随着传统哲学的消解,哲学“剩下的只是对人的研究”,“哲学直接就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人本主义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必须抛弃那种离开社会现实来论述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等等旧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空谈”,应把哲学的对象限定为“与人所变革了的自然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人的活动”,他提出了“人是哲学中第一个主要问题”的命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提出,使哲学变成人学,实际上是要使哲学面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立了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他们指出,哲学家总是把日常生活拒于研究的门外,始终认为日常生活是非哲学的、平庸的、没有意义的,只有摆脱掉日常生活,才能更好地进行哲学思考。实际上应以此相反,即应努力把日常生活纳入哲学研究的范畴,使之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这种改变哲学研究对象的做法,同时也从哲学角度改变了对日常生活的看法:用一种非平庸的观点来看平庸。列斐伏尔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让日常生活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彻底改变日常生活

的设计,是不能和超越哲学以及哲学的实现分开的”、“哲学的概念是自发地或是被人从外面引进地进入生活意识之中的”等,较完整地表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实际上主要是对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传统的本体论的“消解”。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本体论性质,他们所说的非本体论就是非传统的本体论。在这方面数法兰克福学派的施密特的论述最详尽,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本体论”的命题。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如果哲学以探讨物质与精神谁是世界的本源作为第一要务,必然钻入死胡同。柯尔施就坚决反对用“关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孰是世界的本源这样‘绝对的两极性’”去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命题:“崇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对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充其量只是用叫做‘物质’的绝对去取代被叫做‘精神’的绝对罢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脱离了以主客二元分立为特征的近代思维方式,而达到了主客融合的境界,不能再重新把其拖回到争议唯物还是唯心的老路上去。柯尔施的这种反对传统本体论、反对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立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颇有代表性,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如葛兰西提出“必须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阿多诺更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反对物质本体论上的首要性”、“反对崇拜所谓的‘客观的’物质世界”;萨特则认为,“坚持物质第一性的人因为把人的世界视为一种单纯的客观世界,从而剥夺了人的主观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消解”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本体论,直接的目的是要人们重新审视对自然界、对所谓的客观世界的看法,他们坚决反对“纯”客观地看待自然界,坚决否认有一个不随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他们强调要用实践的